

山月 云瑶 著

莼 丝 女

Tu Si Nu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山月 云瑶 / 著

莫 丝 女

Tu Si Nu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菟丝女/山月,云瑶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9

(世纪风铃文丛/曹润海主编)

ISBN 7-5059-3404-X

I. 菟… II. ①山…②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3816 号

书 名	菟丝女
作 者	山月 云瑶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部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排 版	张秀云
印 刷	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68 千字
印 张	10.25
插 页	14
印 数	1-5000
版 次	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404-X/I·2590
定 价	28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由四个中篇、三个短篇组成的言情小说集。
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

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为情爱？为金钱？还是为权势？在悔恨，在轮回，在明争暗斗中，一步步走向不能自拔的深渊；在醒悟，在憧憬，在心心相印中，描绘着瑰丽的明天。

夫妻作家山月、云瑶，以他们独特的写作风格，用凄婉、深邃、优美的语言，描述了一个个曲折生动、耐人寻味的人物故事，扣人心弦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苍苍烟雨时	(1)
菟 丝 女	(43)
月 牙 镇	(88)
赌 海 悲 声	(104)
野 百 合	(118)
厚厚一扇门	(171)
喋血蔷薇巷	(189)

苍苍烟雨时

牵牵扯扯、磕磕绊绊的一份情缘，如
一首低吟的诗，一曲凄婉的歌。

苍苍烟雨时，那个落泪的人是谁？

茫茫人海里，谁又在为爱情哭泣？

——作者

—

六月的天，神秘奇异变幻无穷。时而倾盆大雨；时而细雨纷纷；时而雷鸣电闪；时而神奇沉寂；时而狂风大作；时而骄阳似火；时而蝉声悠悠。

雨雾、雷鸣、电闪、狂风、骄阳、蝉声，构成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，展示在生生不息的人世间。

今天的大雨，像是厚厚的纱幕神秘无边地笼罩着古城幽州

的草草木木、房房舍舍。模糊中，那姊妹塔迷蒙的轮廓，一高一低冲天展示着她的英姿，仿佛只有在这烟雨迷茫的静寂中，她们才愿意互相诉说着身边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儿女情长、世态炎凉、情情悻悻、恩恩怨怨。

一颗偌大的雨滴夹杂在数不清的雨帘里，不引人注意地落在地上，摔成八瓣，随着溅起的白色水泡悠悠飘流，揉搓在急匆匆行人的脚步下……

离塔不远处一座古老的门楼里，时而传出阵阵男女争吵声。雨声、吵声汇在一起，隐隐约约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。

孟菁抱着双臂，静静地斜靠在门边，恍惚茫茫的目光凝视着院中流淌的雨水，屋里边哥哥孟苔粗鲁的吼叫声又响了起来：“孟菁，你到底依不依？”

孟菁连眼皮都没抬，仍然凝视着流淌的雨水。

愤怒的哥哥一步窜到她跟前，伸手拧住她的胳膊，她微微皱了皱眉头，忍住疼，大大的眼睛瞪着哥哥那张扭曲变形的脸，大声说道：“不依！就是不依嘛！”

孟苔的眼睛瞪得有铃铛大，恶狠狠地盯住孟菁，“你再说一个不依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“打！打！打呀！打死我也不依！”孟菁毫不示弱，连声叫道。

“孟菁，你混帐！怎么能把父母生前的话给忘了呢！”孟苔一甩手，松开了孟菁的胳膊，生气地把屋门拍得山响。

孟菁紧咬着牙，凄楚地喊道：“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！哥哥，你别这样逼我好不好？我会受不了的！”

“你疯啦，孟菁！怎么不让我管，我是你哥！”

“你不是我哥，不是的！你在逼我，一点也不为我想，你

太霸道了……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孟苔用手指着孟菁的脸，气得直打哆嗦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，才气哼哼说道：“好哇，孟菁！你整天价疯疯野野，人家秦家那点对不起咱，你至今还不依这门亲事，别不识抬举！”

“好呀！哥，谁不识抬举？干吗你不娶秦家小姐为妻，让我这个小妹也风光风光呀！”

“混蛋！再胡说我就撕烂你的嘴！”

“……”

夏日的大雨下个不停，院子里流淌着白哗哗的雨水，溅起的水泡泡雾一般神秘、奇观。

沉默了好一会，孟苔无可奈何地走到孟菁面前，拿住她的手，温和地说：“孟菁，听哥的话，去看看秦宇吧，听说他病的挺厉害。”

孟菁干噎着说不出话。

孟苔紧接着又说：“秦家和我家是世交，你和秦宇是两家父母从小定的亲，孟菁，你别太任性啦！”

“我任性！我怎么任性啦？你怎么就不为我想一想！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幸福，为我好，你知道吗？哥，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，我会闷死的。再说，你知道吗？秦宇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我怎么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！我不去看秦宇！”

“啪！”一声响，孟菁感到自己的脸上火辣辣地挨了一记耳光。她疼得两眼直冒金星，心里千遍万遍地在呼叫“爹！娘！你们在哪儿？在哪儿呀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叫女儿怎么办？”孟菁发疯一般，哭喊着奔出了孟家大门……

孟苔无所适从，瘫坐在了地上，眼里涌出了大滴大滴的泪

珠。

雨茫茫，雾蒙蒙，雨帘中的瓦舍、塔影更迷茫。

二

林桐打着雨伞，提着箱子，高挽着裤腿，赤脚穿着凉鞋，沿着人行道在雨雾中急匆匆地走着。

灰暗暗的雨天，给人一种清凉凉的感觉。可林桐此时的心中，却在燃烧着一团爱火。他想娇妻，想儿子小剑。他多么想马上就吻一吻娇妻那香喷喷的粉腮；他多么想马上就搂一搂娇妻那软柔柔的细腰；他又多么想马上就用胡茬扎扎儿子小剑的小脸。二十多天的出差，使他多么思念爱的小屋，爱的生活啊！

一想到那个温馨的家，他好快乐哟，嘴里不由自主地吹起了口哨。不知是生他养他的家乡雨景陶醉了他，还是他陶醉在就要欢聚的那一瞬间。总之，他醉了，醉在这雨中。

天灰暗暗，时值午后五点钟，仿佛已到晚上。林桐抖抖精神，交换了一下手中的箱子，加快了步伐，经过街心公园，向自己所住的那片家属楼区走去。

“桐哥。”

林桐惊喜地一回头，发现是孟菁。

“菁菁，我刚出差回来。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么大的雨也没带雨具，瞧，看把你淋的。”林桐说着将雨伞撑了过去。

孟菁躲开，后退了好几步，生硬地说道：“谢谢，我不需要。”

“这是干吗呀？我说过多少遍，你总是和你自己过不去。又和孟苔吵架啦？”

孟菁固执任性地站在雨中，眼里闪出盈盈泪光。那湿淋淋

的衣服紧贴着她的身子，高耸的乳房显示出女性特有的魅力。一缕湿发在她额前滴着水，乌黑的眸子里燃烧着一簇火焰，直盯着林桐。

“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“我……”林桐有些张口结舌，他感到十分为难，“你叫我怎么说呢？我实在说不清楚呀！我……”

“你知道吗？十年来，你就像这雨中的雾，我捉不住也赶不走，像一条纱带将我紧紧束缚。我知道你当初那句话是骗我的，我曾多少次告诫自己，不去想他，他是雾，是看得见却摸不着的雾，可我依旧发疯般要自己拼命长大！桐哥，我真恨你！真恨你！真想永远不理你，可是，我办不到！我实在办不到呀！”孟菁幽幽怨怨，眼里盈满了泪水。

“孟菁！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林桐头晕目眩，紧张地四面瞅瞅，他害怕极了，害怕熟人的眼光。他心里默默念着“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孟菁！”

“不！我不能冷静！都是你……”

孟菁动情地冲到林桐眼前，用手捶打着他的胸前，“当年你为什么帮我哥哥打架？你为什么到我家去？为什么说等我长大以后……”

孟菁双手捂着脸，在嘤嘤抽泣。

“孟菁，这是何苦呢？和你从小订婚的秦宇不是挺好吗？他会给你幸福的。把我忘掉吧！真的，我不值得你这样留恋。我是个没出息的大哥哥。就因为当初那句话，我已经欠下了还不清的债，倘若你还泡在泪水里糟蹋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照样会被你的泪水淹死的！”

“不！不！我忘不掉！”她凄楚地喊了起来。

林桐吓得真想捂住她的嘴，那雨中来往的行人分明听到了，他要赶快离开这里！赶快！

“孟菁，我是个有妻室的人，你从小又和秦家订婚，咱们这样争争吵吵，叫什么呀！要不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”林桐恳求地望着孟菁，目光慈祥温和。

“桐哥，别赶我走。今天我心里好难受呀！我要你陪陪我，我有好多话要给你说，桐哥！”孟菁说着拉住林桐的胳膊。

“你松手，你松手，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陪你，你今天太反常啦！我必须马上回家，马上回家！”

孟菁固执地更拉紧了林桐的胳膊。林桐有些烦恼，一用劲，甩开了孟菁的手，生气地说：“孟菁，你今天的一言一行我真不明白！叫熟人瞧见多不好看，改日我们再谈好不好？”

“不嘛！我才不怕熟人瞧见呢！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嘛！该属于我的我决不放弃！”

林桐真的有点恼了，“我喜欢翩霞胜过喜欢我自己。过去，我说过我喜欢你，等你长大的话，可那时我还不知你已由父母做主和秦家订了亲。再说，那也毕竟是过去。现在，根本不存在你和我问题。你应放自重点，别这么讨厌人！”

孟菁的心弦像是猛地被人扯断一样，被林桐的话触怒了！她生来最怕别人小看她，轻视她！他怎么可以这样伤害她呢？气得孟菁脸色铁青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头脑里似万马奔腾，用手指着林桐，咬着牙说道：“你混蛋！你不是男人！”她心碎了！她羞愧，她无地自容，一下子冲进茫茫的雨雾中……

林桐眼睁睁看着孟菁颤微微、凄楚楚的影子，飘悠悠地悄悄消失。

三

林桐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走上了家属楼的楼梯。

当他的手指刚刚按下门铃的弹键，爱妻叶翩霞就出现在门口。“啊！是你！”

二十多天没见，妻子变得更美、更娇柔了。一身鸭蛋青色乔其纱连衣裙，黑黑的长发在头顶高高挽起发髻，红嘟嘟的小嘴，粉扑扑的脸蛋，黑亮亮的眸子来回滚动。他突然发现妻子的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光泽，那只有初恋时才有的。他顾不得去猜想什么，一心只想和妻子温存。

俗话说“久别胜似新婚”。林桐来不及关上身后的房门，就搂住了娇柔柔的妻子，在她的香腮上狂吻起来。

妻子在他的怀里微微抖动了一下，他猛然想起自己淋透的身子，急忙松开妻子，双手捧住那张梦牵魂绕的粉脸，急急地问道：“翩霞，想我吗？咦，你怎么化妆啦？”

翩霞羞涩地一笑，脉脉含情地望着林桐，娇里娇气地说道：“想呀。”说着又飞快在林桐的嘴上重重地亲了一口，扭头就奔向洗澡间。

“喂！翩霞，翩霞，你别跑……”林桐高兴极了。他迫不及待地要打开皮箱，取出从上海给妻子买回的珍贵衣料。忽然，他发现儿子小剑不在，就冲着洗澡间大声喊道：“喂！翩霞，儿子呢？”

“住姥姥家去了。”翩霞回答的轻快干脆。

“那你一个人呆着不闷得慌？”

翩霞没接林桐的话，反而问道：“你不是来信说过半个月才

回来，怎么提前回家也不打个电话，我好到车站接你去。”

“翩霞，快过来！我告诉你。”林桐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，只管捣鼓皮箱里的东西。

“急什么呀！等我弄好洗澡水，马上就来。”

当翩霞走出洗澡间，简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丈夫光着脚踩在地板上，只穿条小裤头。圆桌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。林桐转身看见翩霞，急忙握住她的手，指着床边的那堆衣服衣料：“翩霞，快看看，喜欢不喜欢？”

翩霞高兴地瞅瞅这件，翻翻那件，一件件都称心如意，爱不释手。难怪别人都夸她的丈夫是百里挑一哩！尤其是会买衣服，更是一绝。

“霞，试试这件风衣，合身不？”

“嗯。”翩霞快乐地答应着。

这是一件深藕荷色泡泡袖风雨衣，没等翩霞穿好，林桐就一把将她拉到衣镜前，“瞧瞧，我的翩霞简直是一朵刚刚出水的芙蓉。”

俩人同时发出“咯咯咯”笑声，笑声甜得让人心醉。

“霞，快脱掉，小心捂着你。来来来，试试这件。”林桐边说边拿起另外的一件让翩霞穿。

穿上这件浅粉色无领绣花真丝衬衣，翩霞宛如一朵亭亭玉立、含苞欲放的香水月季。林桐简直看傻了眼，兴奋地抱起翩霞，就地旋转了好几圈。

笑声从窗口溢了出去，飘荡在夏日的绿荫里。

翩霞在林桐的催促下，又蹬上一双白色高跟皮凉鞋，穿上林桐拿过来的乔其纱滚花边连衣裙，帅极了！翩霞本来洁白细腻的脸蛋更加秀气，红嘟嘟的小嘴在一身白色的衬托下更加红

润，真真好似月下嫦娥翩翩起舞，林桐忘情地抱住翩霞，嘴里不迭地说道：“霞，霞，我美丽可爱的霞！你永远永远是属于我的、我的……”

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谁也不愿分开。

墙上挂钟“咣！”一声，清脆脆地响了一下。翩霞猛打一个寒战，把林桐吓了一跳，“霞，你怎么啦？那里不舒服？”

“啊！没什么，没……什么……”

翩霞偷偷向墙上瞥去，时钟正指八点半。她一边脱衣服，一边对林桐说：“你快去冲个澡，水我已经放好啦！我去给你弄几个菜好不好？林桐，我知道你早就饿啦！是吗？”说着用手在林桐的身子上一点，含笑送去丝丝爱意。林桐笑着往后一躲，脑瓜子一耷，“是饿啦，你心疼不心疼呀？”尔后，作了个鬼脸，蹦到洗澡间去了。

翩霞长长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完全失去了刚才的那股活泼温柔劲，她呆呆地望着墙上的挂钟，一动也不动。片刻，她忽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。

她迅速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盘子，兴冲冲对正在洗澡的林桐说：“舒服吗？好好洗吧，我去酱肉部买点你爱吃的羊杂碎，一会就回来。”

“翩霞，我看别去啦，路上泥水不好走。”

“放心吧！”

“当心点……”

翩霞一阵风似地奔下楼去。

林桐提前而归，翩霞万万没有料到。昨天林桐的师傅还告诉她，林桐等机器零件配备齐全，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。方才的门铃声，翩霞原以为是那个他来了。开门发现是林桐，她心

里好像有只兔子在蹦跳，紧张极了！憋了这半天，快急死她了。走出楼门，凉风一吹，她快意极了，深深吸了口雨后的新鲜空气，踏实了下来。

翩霞虽然不是演员，却在演戏，演得她够累、够害怕、够担心了！假如林桐知道她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，也不愿去想，只想马上见到那个他。

翩霞很快从酱肉部买好东西，四面瞅瞅，急匆匆朝不远处往日约会的那棵龙爪槐走去。老远，她一眼就看见了那熟悉的身影。

“翩翩。”他小声温柔地叫了声。他一直这样叫她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出来，真等急我了……”

“金石哥，他回来了……”

金石一听，默默无语，扭头就走。

“等等，听我说……”

翩霞追了过去，一不小心，脚下一滑，“哎呀！”一声，重重跌倒在地，手中的盘子摔得粉碎，羊杂碎撒了满地。

金石转身返回，四下张望，未发现别人，顾不得翩霞身上是否有泥，弯腰将她从地下一把抱起。

翩霞顺势依偎到金石的怀里，金石马上俯下身去，迅速用嘴唇堵住了翩霞的嘴，激动地、强烈地、疯狂地吻着。

只一会工夫，两人知趣地松开了。临分手时，金石朝地上努努嘴，意思是地下摔的怎么办？翩霞淡然一笑，示意她有办法。

像往常那样，翩霞依旧恋恋不舍，金石还是那句儿老话：“明天我们还会见面的。”

金石越过巷口那盏街灯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翩霞蹲下身子，收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羊杂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家属楼走去。

四

“站住！”一声低而有力的吼叫从那幽暗的冬青树后面传出。急步行走的翩霞吓得叫出了声，手中捧着的羊杂碎又撒落到地上。

这熟悉的声音吓得翩霞魂飞天外，只觉背后一阵凉风袭来，浑身打颤。

“嘿嘿！没想到吧！他是谁？”他生硬的语气里充满着嘲笑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……”作贼心虚的叶翩霞羞愧难言，将头深深低下。

这个曾经喜欢过她，恨过她，又被她施手腕骗过他钱、玩弄过他感情的男人，发现了她的隐私，她浑身掠过阵阵颤栗，预感到她伤害的男人，是决不会轻易而举放过她，一定要报复的！那么林桐就会……她不敢往下想，那颗心直往下沉、往下沉。

“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林桐吗？六年前为爱我我揍了林桐，今天，为林桐我要揍你！”说着，他一把拧住翩霞的胳膊，把她重重地摔倒在地上……

片刻，围过几个过路的行人。

孟苔恼怒地冲着看热闹的人挥挥手，“去！去去去！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围观的人认为是两口子打架，都知趣地散开。

翩霞让孟苔这一摔打，差点闭过气去。她平常被林桐捧星星捧月亮似捧着、惯着，那里受过这样的罪，痛苦地爬在地上，

哀求道：“孟苔，看在往日的情份上，饶了我吧！林桐刚出差回来，又有病，千万别让他知道，要不，会气死他的呀！”

“那你更不应该出来和野汉子幽会！往后，别说看见，就是听说我也不会饶你的！奸出人命，赌出贼！假若林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孟苔会把你剁成肉酱的！”

她艰难地爬了起来，心在痛楚地痉挛着，含着汪汪泪水的双眼幽怨地看着昏暗中的孟苔。依稀可见他黑而密的眉毛高高扬起，大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头高傲地仰着，嘴边浮着淡淡的冷笑。翩霞自觉狼狈，茫茫地向前走去。

“等一下！”孟苔喊住翩霞，紧追上来，生硬地说道：“告诉林桐，就说看见了我。我和孟苔吵了嘴，是出来找她的！”

五

翩霞迷路了！

当她像幽灵一样飘游到家门口时，不由自主自言自语道：“盘子呢？羊杂碎呢？见了林桐说什么呢？”

片刻，叶翩霞从恐惧到自慰。普天下哪个角角落落没有缠绵绵绵的男女？又有多少在偷情？在私奔？在追寻着梦中的人生！金石、魁伟、潇洒、最有味道男人，我不能丢！林桐筑建的窝温温柔柔，舒舒服服，他对我体贴贴、恩恩爱爱，我整日里似一条放荡的小金鱼，生活在庞大的保护伞下，何以不乐呢？细腻、温柔、强烈、疯狂，这种种的爱，我都能心甘情愿地接受！

想着，叶翩霞心中那种做贼似的恐惧感一扫而光！她叩开了那扇本来就属于她的家门，坦坦然然地走了进去！假若林桐